



宋金采石之战的历史书写与战功叙事*

邱靖嘉

摘要: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金“辛巳之役”中的采石之战原本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遭遇战,但在宋人的大力渲染下,被描绘成了一场保存社稷的国运之战,被赋予扭转乾坤、挽救危亡的政治军事意义,留下了详细丰富的文献记载,其中有许多虚夸矫饰的内容。若跳出具体的史事考证,而考察各种说法的整体语境与源流关系,可见采石之战的故事经由不同人群的讲述传播,形成了多个不同的叙事版本,反映了不同人群的战争记忆与叙事立场,后经史家整理考订,最终形成了吸纳众说的故事版本。这一整合过程体现出宋孝宗朝不同人群集体记忆的融汇和多重想象的叠加。

关键词:采石之战;虞允文;战功叙事;历史书写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4-0051-10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金主完颜亮举全国之力亲统数十万大军,分四路南下侵宋,南宋被迫应战抵抗。金军在江淮主战场迅速推进,直抵长江。十月末完颜亮已攻占江北和州,准备从杨林渡口过江夺取对岸的采石镇。十一月八日、九日,宋军在采石击退了金军的进攻,完颜亮大军受挫,转往扬州,屯师于瓜洲渡,准备再次渡江。与此同时,金朝国内东京留守完颜亶在辽阳起兵,自立为帝,消息传到南征军中,人心浮动。完颜亮在这种境况下,仍强令诸将率兵渡江与宋决战,以致激起军变,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被部将弑杀,随后金军议和北撤。这一年的宋金战争史称“辛巳之役”,其中采石之战尤为宋人津津乐道,被传颂为扭转战局、使南宋转危为安的关键大捷,入列南宋中兴“十三战功”之一^①,后人亦推崇备至^②。

关于采石之战,宋人留下了十分详细丰富的文献记载,围绕宋金双方的参战兵员、舰船数

量、战斗过程、杀获战果等许多具体细节,当代学者陶晋生、顾宏义做过专门的考证研究。其研究思路是通过各家文献记载之间的质证,从诸说中挑选出他们认为相对可信的若干细节描述,然后再拼合还原出可能接近事实的战事经过^③。然而被忽视的是,其实各家文献记载有不同的叙述立场和文本来源,应视为多个不同的叙事版本,反映了不同人群的战功叙事与历史书写,不能简单地把诸说中的某些细节抽离出来再重新组合,而要将其置于各自的叙述语境中作整体考察。本文即基于这一新思路,对有关宋金采石之战的史事说法再作梳理,以说明这一战功在南宋被广泛传扬的过程和特点。

一、虞允文奏报采石战功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的宋金战争爆发后,金军大举渡淮南下,受命负责淮西防务的建

收稿日期:2026-03-11

*基金项目: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邱靖嘉,男,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275),主要从事宋辽金史研究。

康府都统制王权不战而逃,退守采石,致使金军兵临长江,宋廷震恐。十月十九日,宋高宗赵构“诏遣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荆襄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议军事”^{[1]1692},至前线督战。十一月六日,叶义问一行至建康,当晚接到朝廷诏令,召知建康府张焘及都统制王权回临安行在,改命池州都统制李显忠为建康府都统制^④。叶义问当即派遣虞允文赶往芜湖,催促李显忠前来赴任,并顺道去采石犒劳王权败军^⑤。虞允文七日出发,八日至采石,恰逢金人来攻,被宋军击退。

关于采石之战经过的最早记载,是虞允文第一时间给朝廷奏上的三封报捷札子^⑥。据其所述,采石之战的大致经过是:虞允文于十一月七日从建康出发,八日午后到采石,远望北岸金兵连营二三十里,鼓声震天动地。他立即至采石渡口,召集张振等统制官相见,望见金人筑起高台,台中立大黄盖,其下一人身穿金甲端坐胡床,两边立着两面大红绣旗和黄旗,问之乃知此人即金主完颜亮,昨日已登台祭天,与诸将杀白马盟誓,期以今日渡江,兵号四十万。虞允文遂与诸统制官商议,调发戈船,排兵布阵,严阵以待。随即金军战船齐发,渡江而来,有七舟先达南岸登陆,与宋军展开激战。虞允文在战场上往来穿梭,传令指挥,激励士气,许以重赏。以步军统制时俊为首的将士皆殊死战斗,又有宋军的蒙冲巨舰冲击金水师,给其造成很大破坏。一直打到傍晚时分,金军退去,宋军以强弓追射,入夜凯旋,杀获甚多。此时尽管宋军大捷,但金人仍有再战之力,而官兵虚弱,不宜临阵换将,所以虞允文自请留守采石,组织防御,等待新任建康府都统制李显忠赶来主持战事以及江州都统制戚方和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闵的援军。九日辰时,金军卷土重来,但兵势较前日减弱。虞允文一面分派海鳅战船牵制江上敌军,一面令水军统制盛新截敌归路,率船堵住杨林河口,以神臂弓、克敌弓齐射,杀伤甚众。金军进退失据,只好放火自毁渡口船只,向长江下流遁去,宋军遂焚毁其余金人舟船,再度获胜。完颜亮不甘心失败,派了一个之前被俘的宋军校尉张千给王权送信,想要劝降王权。这时李显忠赶到采石,虞允文与他商量,作书回报金主,

遣两个俘获的女真奴婢前去送信,说明朝廷已罢免王权之事,同时亦将回信底稿以及完颜亮原书呈报朝廷。

从虞允文札子的内容来看,第一、二札乃是概述十一月八日大战及战后措置的情况,当一并作于九日进呈。李显忠于九日午时到达采石^⑦,金军的第二次进攻已结束,随后他与虞允文共议挫败了完颜亮的反间计,则第三札盖作于十日。十二日,虞允文又进奏《论江上事宜疏》^⑧,汇报接下来的长江布防安排,其中亦简略提及采石之战的情况,与报捷三札的内容基本吻合,唯称金人所出“止百十小舟”^{[2]15},与奏札作“数百舟”^{[1]1714}不同。同日,虞允文前两札的采石捷报传至临安朝堂。十三日第三札继至,宋廷“闻采石北师稍稍引去”^{[3]2452}。

后宋孝宗朝史家赵甦之编撰《中兴遗史》(以下简称《遗史》)^⑨,多方探究采石之战的史事真相,对虞允文三札所述战况提出深度质疑。他具体举证七大疑点,以论证:“允文乃虚张功伐,大其劳绩,意在于邀求厚赏,以结将士之心,自誉己才,而冀异日之用,可谓之要君,亦可谓之欺君矣!”^{[1]1715}还说“允文借此,盖有心望为宰相也”^{[1]1716}。虞允文奏札对于双方参战兵员、船数、战果等确有夸大不实之辞。例如,虞允文奏札谓金军“兵号四十万”^{[1]1714},派出“数百舟绝江而来”^{[1]1714},其中“有七舟遽达南岸”^{[1]1714},金兵登陆进攻,被宋军击退,“计其岸上之尸,凡二千七百余,射杀万户一人……生获千户二人、女真三十余人”^{[1]1714}。赵甦之到采石做过实地调查,指出冬月杨林渡水浅,河口一次只能出单舟,金军“若欲出数百舟,非二十刻不能办”^{[1]1716},再加上宋军“分戈船为五”^{[1]1715}的调度时间,至少需要三个时辰,双方还没开打就已到傍晚,这就与奏札所述“天色向晦,北岸鼓声乃止,虏引余舟遁去”^{[1]1714}相矛盾。且金军有七舟达南岸登陆作战,战后“计岸上之尸,凡二千七百余”^{[1]1714},“则一舟可载四百人”^{[1]1716},宋水军中即便是最大的马船,装载每队五十人的士兵,也装不了八队,“况金人拆人家板木旋钉为舟而能载四百人乎”^{[1]1716}?可见虞允文奏札所言确有疑问。陶晋生、顾宏义都认为虞允文奏札多有夸大,并不可信,金人实际出动的战船大约三四

十艘,参战千余人。顾宏义还明确指出采石之战其实只是一次规模不大的遭遇战,宋军联合民兵击退了进行试探性渡江作战的金军前锋,双方投入的兵力不多,而宋方却将此大加夸饰成了一场激烈胶着的“大战”和斩获甚众的“大捷”^⑩。

实际上,采石之战虽击败金兵,阻其过江,有助于提振宋军士气,但当时并未对金军造成重创,尚不具有扭转战局的决定性影响。完颜亮大军在采石遇挫,遂移师扬州,欲另从瓜洲渡江^⑪。虞允文深知金人只是暂退,南宋的危机并未解除,金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就是与瓜洲隔江相对的镇江京口,所以他在采石战后马上向李显忠提出“京口无备”^{[4]3801},表示自己要前往京口督战,请李显忠分兵支援,显忠从命^⑫。虞允文在十一月十二日所上《论江上事宜疏》中也强调防卫京口的重要性,称“今我之精兵聚于京口,持重以待之,一战而胜,逆亮遁归无疑矣……臣窃料之,只得京口一捷,则江介之忧可去,而两淮之复度可不至甚费兵力矣”^{[2]14-15},意谓接下来的京口之战才是与金军的大决战。十六日午后,虞允文至京口,立即“与诸将共议防托之策”^{[2]17},措置守江,不敢有丝毫懈怠。知建康府张焘亦奏言:“采石之捷,虽足快一时,闻虏贼自战败之后,连日发兵,东向扬州。臣惧其并力以攻瓜洲,为渡江之计,其镇江府在今日委是危急,欲望睿旨敕诸将同心协力,极力捍御,庶不堕其奸计。”^{[1]1783}至十一月下旬,“时杨存中、成闵、邵宏渊诸军皆聚京口,不下二十万,惟海鳅船不满百,戈船半之。允文谓遇风则使战船,无风则使战舰,数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铁,改修马船为战舰,且借之平江,命张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冲,以苗定驻下蜀为援”^{[5]11794},镇江当时已聚集了大量宋军,积极整军备战,随时应对即将到来的生死大战。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军突发内乱哗变,金主完颜亮被部将弑杀,金军退兵北返,宋军随即收复两淮失地。尽管完颜亮这位金朝皇帝并非死于宋人之手,但毕竟丧身于宋金交战的最前线,其殒命间接受到宋军抵抗的影响,这可谓自北宋末年以来宋方对金作战获得的最大胜利,采石之战则忽然成为宋金

直接对决的最后一战,于是其重要性就凸显出来,被赋予了扭转乾坤、一举溃敌、保存社稷的超高政治军事意义,其战事组织者虞允文也因此立下了不世之功。隆兴元年(1163年)七月漫叟所作《采石瓜洲晁亮记序》,将采石之战与唐宪宗时裴度平淮西之功相媲美,称虞允文“当采石瓜洲之战,以偏师婴贼全锋,遂能大破虏兵,使自屠戮,坐复两淮之地,功业显著,以见于尚书之除命矣”^{[6]1}。虞允文迁兵部尚书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⑬,当时的除命制书即有对其采石功业的褒扬,尽管其书原文已不可见,但后来隆兴二年(1164年)十一月,虞允文任签书枢密院事,其制词曰“昨当牛渚(即采石之别名)之役,独励戈船之师。一扫妖氛,微管仲民其左衽”^[7];十二月又升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其制词言“运堂上之奇兵,方显兼资之略;扫舟中之敌国,遂成无竞之功”^[8]。两者皆高度肯定了虞允文的采石战功。后《虞允文神道碑》谓“吴以赤壁,晋以淝水,吾宋以牛渚,皆以一日之大势定基而立国者”^[9],将采石之战与三国赤壁之战、东晋淝水之战相提并论,三者同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从而定基立国的国运之战。正是由于从事后来看,采石之战对于挽救南宋政权、维护其统治具有重大意义,而有关此战的种种传言和记载也正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集中出现的。

二、采石之战的多种叙事版本

虞允文的报捷札子对采石之战经过的叙述重点突出其本人临危不乱、鼓舞士气、调兵遣将、指挥若定、最终击退金军的战功,被朝廷所认可,成为主流叙事。虞允文遂在宋孝宗朝被拔擢重用,乾道五年(1169年)官拜宰相^⑭,后卒于淳熙元年(1174年)^⑮。他死后的行状家传资料中,亦对采石之战有浓墨重彩的记述,进一步塑造了虞允文的英雄形象,今可见宋宁宗嘉泰年间杨万里所撰《虞允文神道碑》^⑯,其资料来源就是虞家提供的虞允文行状^⑰。传世文献《宋朝南渡十将传》之《虞允文传》^⑱与《宋史·虞允文传》^⑲内容高度雷同,当同源南宋《中兴四朝国史·虞允文传》,主要也是取资于虞允文的行状

家传资料。

随着采石之战名声大噪,除了出自虞允文本人的奏报之说外,当时在社会上还流传着其他多种不同的叙事版本。上文提到曾着力调查采石之战史事的赵甦之自述:

愚尝用心稽究采石事实,质之于士人、僧道、军兵、商贾、官员,观誊报之功状,考一时之记录,莫不张其声势,大其功伐,皆不可取信。惟太平州及东采石之百姓所言者,不约而同,盖其所亲见,而又无容心于毁誉也。愚取之,遂为定说。不敢诬天下,亦不敢诬后世也。^{[1]1712-1713}

赵甦之为探究采石之战的史事真相,广泛搜集各种资料,参看朝廷公开的誊报功状(当含有虞允文奏札的内容)及时人记录,又亲自采访参与或听闻这场战事的各色人员,并做了实地调查,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士人、僧道、军兵、商贾、官员”之言都在夸大战功、虚张声势,皆不可靠,唯独采石及其所属太平州(当涂县)的当地百姓对相关人物并无毁誉之心,所以他们讲述的故事最为可信。赵甦之的这段记述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除官方朝廷以外,当时“士人、僧道、军兵、商贾、官员”以及“百姓”这些不同的人群都在传播采石之战的故事,而且他们所说的内容又多虚夸,需辨真伪。那么,这些叙事者所讲述的故事版本究竟是什么样的,有何特点呢?就目前史料所见,僧道、商贾这两类人群如何讲述采石之战,因缺乏记载今已难知晓,而其他几类叙事者的言论则皆有相关记录。

第一,“士人”。赵甦之所谓的“士人”似有特指,主要是他提到的虞允文“门下士”。先是虞允文的门客潼川府盐亭县人蹇驹,于绍兴三十二年至隆兴元年间(1162—1163年)编成《采石瓜洲毙亮记》一书(以下称“《毙亮记》初修本”),很快付梓刊行,广为流传。至乾道年间,蹇驹又在原书基础上结合其他史料做了大幅修订,改书名为《虞尚书采石毙亮记》行于世(以下称“《毙亮记》修订本”)^⑤。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二月,虞允文因采石之功升任川陕宣谕使^⑥,与他同为四川仁寿人的员兴宗其时在陕西为吏,遂得以借机成为虞允文的门人^⑦,作有一首讴歌虞允文战功的长诗《歌两淮》^⑧,并且在乾道

四年(1168年)六月至乾道六年(1170年)四月任国史院编修官期间撰成一篇《采石战胜录》(以下简称《战胜录》)。不久员兴宗病卒,但他死前对《战胜录》又作过一些删润修订,改题名为《绍兴采石大战始末》(以下简称《始末》),该文被其后人收入员兴宗文集^⑨,其中有关采石之战的记载两者基本相同。赵甦之批评蹇驹、员兴宗皆为虞允文的“门下士”^{[1]1718},“昧于名敬[教]典礼”^{[1]1718},他们编撰的《毙亮记》《战胜录》在虞允文奏札的基础上加以创作,“乃拾掇三札,溢其虚美,作为记事之文,夸大允文之功”^{[1]1718},并且由于他们都是蜀人,所以这些颂功文献“首自蜀中传写之,众皆和之,于是蜀人家家有传本矣”^{[1]1718}。如蹇驹《毙亮记》修订本文末云:

自古江淮用兵,称周瑜之赤壁[壁]、谢元[玄]之淝水为隽功。然瑜乘曹公士卒疲疫之余,而淝水之胜,出于苻坚退师之无律。今亮以滔天之逆,阴谋数十年,长驱犬羊,空国来寇,而虞公奋然以忠义徇国,帅罢散之卒,身自督战,遂成采石之功。而瓜洲之虏不战而自毙,此岂与赤壁、淝水乘危徼幸同日语哉!异时国史大书特书,与宋匹休,荐绅巨工,亦必有能效勒燕然铭、颂淮西碑,以扬厉无前之绩者。^{[1]1735}

蹇驹对虞允文领导的采石战功大加夸赞,甚至连历史上的赤壁、淝水之战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值得“国史大书特书”^{[1]1735},希望能像汉代燕然山铭和唐代平淮西碑那样,勒石纪功,并“广其事以壮吾中国之威”^{[1]1735}。员兴宗对采石战功也有“不费两淮千斛水,一洗万古乾坤辱”^{[10]14}的高度评价。

尤需注意的是,蹇驹、员兴宗所记采石战事的详细情况从何而来?蹇驹最先编撰的《毙亮记》初修本于文末交代:“舍人虞侯平日雍容,退然儒者,临国家大安危,乃奋然以忠义徇国,手建振古不可及之功。驹以门下士获侍宴间,并从幕府诸公间获闻此事甚详,退录之,以报里中亲友云。”^{[6]8}采石之战击退金军,随后金主完颜亮毙命于军前,虞允文立下大功,必会大宴宾客,很可能还不止举办一场,而蹇驹得以“获侍宴间”^{[6]8}。我们不难想象这样的场景,在酒席宴会上幕府诸公于酒酣耳热之际,绘声绘色地讲

述起采石之战的前后经过,大家七嘴八舌,共同编织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其中自然会有一定的虚夸演义成分,蹇驹听闻其详,便有心记录下来,传报里中亲友,广为散播。员兴宗言:“吾蜀虞公,常援尺椳笞敌,两淮之上,敌愤以死,此事旷古今一快者,宾客欲表著铺张而绪言之。”^[10]¹²员兴宗同样往来于虞允文幕府诸公之间,或许也参加过庆功宴会,他明确表示幕府宾客积极宣讲虞允文的采石战功,并着力铺张渲染,从而才有了其所编撰的《战胜录》和《始末》。

由此可见,蹇驹和员兴宗的记载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虞允文幕府宾客的口述故事,这是一个重要的传播渠道,所以他们的记录带有比较明显的口语化色彩^⑤。这些虞门“士人”的身份立场决定了其叙事版本必然大力宣扬虞允文的功绩,讲故事时难免添油加醋、临场发挥,许多细节都有所虚夸矫饰,实际具有民间“讲史”的性质。

第二,“官员”。这主要是指与虞允文同时期的朝廷官员,他们也有关于采石之战的记载。例如,“辛巳之役”前后相继任国史院编修官和监察御史的周必大撰有日记《亲征录》,其中明确提到十一月十二日虞允文的“采石捷书闻”^[3]²⁴⁵²,即指其报捷奏札送至临安朝堂,并称赞道“允文激励士卒殊死斗,尽数杀之,不然几殆”^[3]²⁴⁵²。又采石之战时任知建康府的张焘卒于乾道二年(1166年)^⑥,他的行状中有一段记述这场战事的文字^⑦,大体情节与虞允文奏札及蹇驹、员兴宗所记相合,然在如与诸将对话说辞、宋金交战过程等某些细节上却又有所不同,或许另有来源,不过总体还是肯定了虞允文发挥的领导作用。即便是与虞允文政见不同的陈良祐,也于淳熙四年(1177年)所撰《杨椿墓志铭》中说“北主盛兵欲渡采石,会虞公允文以中书舍人参军事,适至,趣舟师扼其冲。北主怒,移屯扬州,将谋瓜步”^[11],亦未掩盖允文之功。可见朝廷官员基本采信虞允文报捷奏札的说法,认可虞允文的战功。

第三,“军兵”。这是指亲身参与采石之战的宋军将士。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王明清随从其岳父方滋赴庐州任职^⑧,“道出采石,亲见将士言之”^[12]²⁰⁶,于是他便“直书其语,不复润

色”^[12]²⁰⁶地记录下来,这是战后不久的第一手采访资料,弥足珍贵。王明清记云:

逆亮筑台江岸,刑白马祭天,自执红旗,麾诸军渡江。行至中流,为采石战舰迎敌。时俊在舟中,令军士以寸札弩射,虏人赴水者多,尽皆退走。亮知江岸有备,遂全军过扬州。军士奏凯,未及登岸,虞丞相允文以参赞军事偶至采石,遂与王琪报捷于朝。虞自中书舍人除兵部尚书,自此遂东眷知。琪除正任观察使。诸将在江中获捷者,亦皆次第而迁。水军统制盛新功多而获赏最轻,壹郁而死。建康、采石军士至今怜之。^[12]²⁰⁵⁻²⁰⁶

根据采石将士的说法,宋金两军是在江中接战对射,金人并未登陆而退走,这倒与《金史》的记载情节相符,而虞允文乃是在采石守军获胜凯旋之后,才“偶至采石”^[12]²⁰⁵,遂与统制王琪报捷于朝,虞允文实未参与指挥作战,但却凭此自中书舍人升迁为兵部尚书,王琪也得到正任观察使的嘉奖,然水军统制盛新功多却赏轻,最终抑郁而死。《盛新墓志》曰:“绍兴辛巳,虏主完颜亮入寇,屯兵和州,谋自采石渡江……游奕军张统制在石跋岸备御,其虏主于台上亲麾红旗进发,人船自北岸径行冲突。南岸盛新贾勇将士,以海鳅船一十只道先破敌,贼船复□杨林岸下。时中书虞舍人□宣谕江上,至采石,登山观看战阵,发使收兵保守南岸,申报捷。”^[13]意思也是说盛新等宋军将士先战胜金军,虞允文才至采石收兵报捷。照理说采石将士乃是这场战事的亲历者,其说似当可信,但仔细推敲却有明显的漏洞。清人赵绍祖就表示王明清所记“似允文未到而功已成,且其语多微辞,余窃疑之”^[14]⁷⁷,如有许多文献记载都可证明当时在采石金军两次来攻,“而明清所云止是一战”^[14]⁷⁸。又假使虞允文果真冒领了诸统制官的功劳,难道他们就肯善罢甘休,不去告状揭发吗?当时建康府都统制王权被罢,采石军中以游奕军统制张振职位最高,朝廷赏功本以张振为遥领承宣使,王琪为遥领观察使,“止赏以三官”^[4]³⁸⁴⁴,而虞允文还为他们鸣不平,言其赏薄,表示愿移己官赏张振等人,于是张振、时俊除正任承宣使,戴皋、王琪除正任观察使,盛新除团练使^⑨。可知虞允文并

未掩盖诸将之功,反而为他们争取厚赏,且王琪也不是受赏最重的,故王明清所记将士之言恐亦不可信。

另外,还需提及新任建康府都统制李显忠。他于十一月九日赶到采石^⑧,其时金军已退走,但他却在当晚的奏报中说:“十一月九日午时到采石,探见金贼于西采石一带,摆布船只,显忠激励水军及诸军统制将官,先于东岸分布马步军,次用战舰装载甲士,增以劲弓硬弩防遏,遂遣潜师直取西岸,焚烧贼船,登岸进兵,掩杀至晚,贼兵退走和州,委是获捷。”^{[1]1719-1720}也许李显忠到任后又派兵渡江追杀金人,然就此奏报所言,似将打败金军的功劳皆归于李显忠一人。李显忠卒于淳熙五年(1178年),其行状则更是明目张胆地说显忠在战前即已赶到采石与虞允文会合,交接军队,由李显忠亲自指挥对金作战,并将其他文献所记虞允文排兵布阵的情节移植过来^⑨,从而编造出李显忠领导采石之战的故事,后《宋朝南渡十将传》之《李显忠传》亦因袭其说^⑩。按十一月八日虞允文至采石,适逢金军来袭,允文激励守将、整军迎战,此事由虞允文奏札报送朝廷,得到广泛认可,记载颇多,未见有人对虞允文的功绩提出非议。倘若虞允文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当有朝堂争执见诸记载。其实,王明清就已指出:“臣僚行状,于士大夫行事为详,而人多以其出于门生子弟之类,以为虚辞溢美,不足取信。”^{[12]54}清人赵翼也说“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15]501}，“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15]500}。李显忠行状将采石之战记为显忠之功,李心传就批评其“尤为谬妄”^{[4]3798}。

以上所举采石将士及李显忠等“军兵”群体,虽亲历战阵,但其言亦有不实。他们往往夸大自身的战场表现,而欲抹杀虞允文所发挥的作用,以争夺采石战功的归属权。

第四,“百姓”。赵甦之经过文献考索和实地调查,认为唯独采石及太平州百姓所言最为可信,便如实记录下来,其大意是:

十一月八日清晨,人们望见江对岸的杨林渡金人筑台四周有黄黑烟升起,有人说是金人“昨

日刑白马祭天,今日祭风,欲出船渡江耳”^{[1]1713}。不多时,烟雾逐渐变为青白色,至“辰、巳刻之间,有红伞登台”^{[1]1713},金主完颜亮出现,绣旗环绕。宋军方面此时听闻“枢密行府有参赞军事中书虞舍人到采石市中吃食,乃允文也”^{[1]1713},便派人报告,请允文“临江督军”^{[1]1713}。“允文至江口,是时风色已作”^{[1]1713}，“望杨林口有一舟出江,相次尾首相衔而出,凡出十七舟”^{[1]1713},这时杨林河口忽然生沙,“塞断江口”^{[1]1713},金军“余舟皆不可出”^{[1]1713}。虞允文见机“命发战船”^{[1]1713},但宋方虽“有水军蔡将、韩将二人,各有战舰一艘”^{[1]1713},却“皆唯唯不动”^{[1]1713},于是允文“乃急命当涂民兵登海鳅船踏车,每舟有兵数十人,发十海鳅往迎之”^{[1]1713}。虞允文坐在采石山上的“蛾眉台”(即当地之蛾眉亭)中观战,战事胶着,有军人鼓舞民兵置之死地而后生,拼死战斗。这时“风色忽止”^{[1]1713},于是宋军又派出十七艘海鳅船分为二队冲锋,并立杀敌。金人的船只底阔不稳,又“不谙江道,皆不能动手,其能施弓箭者五七人而已,遂尽死于江中”^{[1]1713}。有一艘金船还漂流至采石之下数里的薛家湾,被那里的王琪军阻击,金兵皆被射杀,视截获之舟,“乃用和州民舍折[拆]板而造者,每舟可载二十人,板木钉灰皆不如法”^{[1]1713}。此战“金人有四十舟在杨林,出江者止十七舟”^{[1]1713},宋军其实主要“止有海鳅十艘迎战”^{[1]1713},蔡将、韩将所统两艘战舰始终未出,“金人死士五六百人”^{[1]1713},那些不能出江的金兵,则被完颜亮尽数敲杀以泄愤。

此外,赵甦之还提到一个重要情节:

及杨林出舟,当涂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观者数十里不断,不啻数十万人。亮隔江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动,何也?”当是之时,争战之声方厉,安危之机甚切,而人皆罢其业、离其居乐观之。既而连亘数十里,驻足不动,遂成江南壁立万仞之势,岂人力能使之然哉?盖天实为之也。^{[1]1713}

大概就是因为那些当地百姓都在采石江岸的山上观战,所以赵甦之认为其言可信,取为定说。

根据这一记载,宋金交战时虞允文只是碰巧在采石的集市吃饭,临时被请去督军,似乎也就先派了十艘海鳅船迎战,全程端坐蛾眉台,并

未往来战阵,大幅贬抑了虞允文的作用。然而若稍加细想,采石百姓之言当真确信无疑吗?金军来势汹汹,欲渡江灭宋,大战一触即发,普通民众避之唯恐不及,怎么会在战斗胜负未知的情况下有数十万人前往采石山上观战,且绵延数十里呢?这一数量过于夸张,整个当涂县都没有如此多人口,且站在数里乃至数十里之外能看到战场情形吗?又如完颜亮及宋方军官的话语、金兵伤亡人数等细节,那些平民百姓是怎么知道的呢?且其他文献记宋军诸统制官,皆无蔡、韩二将。在笔者看来,赵甦之所认为的“定说”也不可靠,这应该是战后在采石当地民间口耳相传的野史故事,这个叙事版本突出的是当地民众如何“见证”此战,从百姓“不约而同”的讲述来看,这一说法已形成了很强的舆论传播力。

蒙文通注意到,像蹇驹《毙亮记》这样的战争纪实文献明显具有新闻报导的性质,旨在通俗地向民众传播采石战功^⑧。实际上,由于“辛巳之役”后采石之战被赋予了挽救南宋危亡的非凡意义,故朝野上下皆对此战津津乐道,大力宣传,在其叙事过程中出现了多样化的传播路径、具有不同立场的叙事者及说法各异的故事版本。当时的士人、僧道、军兵、商贾、官员以及百姓等群体所讲述的采石之战故事,其共同点是将此战描述为挫败金军的一场大捷,但其所欲表现的侧重点却各不相同。以虞允文幕府宾客为主的“士人”旨在迎合官方朝廷叙事,更凸显虞允文的个人功绩,提高采石战功的舆论评价,从而抬升虞允文的政治声望。据虞允文后来的幕僚王质说,“有画《采石战图》鬻之者,公俨立山巅,旁标曰‘虞舍人’”^[16],可见时人有意通过散布画像进一步扩大虞允文的功名。那些采石“军兵”着力夸大其作战表现,抢夺战功归属,自然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奖赏。而采石“百姓”利用其当地人身份,主打“其所亲见”的叙事可信性,其实是为了强调他们在这场大捷中的存在感,通过竞相登山观战的方式,以期将自己投射到战场之中,表达与有荣焉的激动心情。

朝廷官员的记载表面上看似转录功状,实则也有人试图展现自己与采石之战的关系。例如《张焘行状》记有这样一个情节:十一月七日

晚“漏下二鼓”^{[1]1782},张焘方就寝,虞允文“叩门求见甚急”^{[1]1782},问曰:“此何等时而公欲寝乎?”^{[1]1782}张焘答:“日来人情忧惧,外间方汹汹,视太守动息为去留,倘不镇之以静,必不安。虽然,舍人何以见教?”^{[1]1782}虞允文曰:“适谍者自江北来,云虜于和州作战舰,昼夜打造,不计只数,期以明日渡采石,约晨炊玉麟堂。公何以为策?”^{[1]1782}张焘正色道:“某被命典司留钥,但当以死守,遑恤其他。舍人秉义素高,以名节自任,今朝廷危急如此,辄法从之,贵出赞大幕,正当出妙画、建奇功,以安社稷,此某平昔所期于阁下也。”^{[1]1782}虞允文喜曰:“此某之素志,特决公一言耳。”^{[1]1783}允文随即赶往采石。这里想要表达的是,张焘在虞允文临行前的一番激励之辞是其后允文在采石建功的预言。但此事却颇为可疑,其他文献记载皆称虞允文于七日即已出发趋采石,《毙亮记》初修本说他“宵征”,即星夜兼程,不可能在七日晚与建康城内的张焘对话;又七日金人“期以明日渡采石”^{[1]1782},《战胜录》谓虞允文去采石途中得知,而《毙亮记》初修本则称虞允文到采石之后所知,均非允文启程之前^⑨。《张焘行状》之所以要编造这个情节,大概是想把张焘与采石之战相关联,从此战功中分得一丝荣光。至于那些“僧道”“商贾”,我们虽不知其具体如何叙述采石之战的故事,然可大致推测,估计他们也是要千方百计地炫耀各自群体在这场战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表现他们的“在场”和“见证”,所以赵甦之也将他们归入“莫不张其声势,大其功伐,皆不可取信”^{[1]1712}的范畴。

其实,上述这种将叙述者心理代入其中的故事叙述与传播模式,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传播现象。正是采石之战被赋予的荣耀,使得不同身份的人群出于各自的目的和立场都热衷于此战的叙事传播,从而造成不同叙事版本的流传。若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这属于典型的“罗生门效应”^⑩。

三、采石之战故事的内容叠加与定型

综上所述,采石之战原本只是宋金之间一场规模很小的遭遇战,宋军虽挫败了金人的渡

江尝试,有助于鼓舞军心士气,但它其实并不是“辛巳之役”中南宋对金的首场胜利,也不算最为关键的战役^⑤,当时对整个战争局势没有太大影响,宋军原本预计的决战地在镇江。然而直到金人在瓜洲弑杀完颜亮主动退兵之后,采石之战才被赋予了扭转乾坤的决定性意义,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宋人有关采石战功的宣传大行其道,虞允文在战后第一时间进呈的报捷札子成为朝廷官方叙事的主要依据,重在突出虞允文指挥抗敌的作用,随后这一叙事版本又经虞允文的行状家传资料,进入南宋《中兴四朝国史·虞允文传》,最终被采入《宋史·虞允文传》,其论曰:“允文许国之忠,炳如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锋甚锐,中外倚刘锜为长城,锜以病不克进师。允文儒臣,奋勇督战,一举而挫之,亮乃自毙。昔赤壁一胜而三国势成,淮淝一胜而南北势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转危为安,实系乎此。”^{[5]11805}由此完全确立了虞允文书生儒将的形象。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不同人群在采石之战宋军胜利的事实基础上,出于不同的立场和目的,不断丰富战事细节,进行各种演义和改造,衍生出多个不同的叙事版本,在各自的场域流传,且互相之间又形成一种记忆的竞争关系。如虞允文的幕府宾客大力宣讲采石之战,重在吹嘘虞允文的功绩,提升其名望,形成了蹇驹《毙亮记》、员兴宗《战胜录》等文献,并广为流传,故出自虞允文一系的政治宣传在社会上影响最大,其说辞也得到大多数朝中官员的转录和认可。然除此之外,还有采石军兵的叙述着力表现将士们的战功,虞允文则是事后窃取战果。而当地的百姓、僧道、商贾又各执一词,纷纷强调各自群体如何参与到这场战事之中,洋溢着与有荣焉的兴奋之情。实际上,采石之战故事的整个传扬过程乃是宋孝宗朝各方面人士的共同运作,反映了不同群体的战争叙事。这种“叙事”并不注重历史的真实,而是充满了各种虚夸的想象,许多细节“莫不张其声势,大其功伐,皆不可取信”^{[1]1712}。而且在此过程中,看似秉笔直书的史家通过其个人判断和取舍,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着不同叙事者的代言人,例如口耳相传的采石将士之言、百姓之说即有赖于

王明清和赵甦之的文字记录得以传诸后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史家本身也是采石之战故事的传播者。

在宋孝宗朝,除上引详细记述采石之战本末的文献史料外,还有一些简略的零散记载,如晁公恣《金人败盟记》、熊克《中兴小历》等^⑥。孝宗朝以后有关采石之战的文献记载基本上都是综合杂糅以上诸说而成。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成书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被进入史馆^⑦。此书记采石之战,除征引赵甦之《遗史》和晁公恣《金人败盟记》之外,另有两段文字未标明出处^⑧,据检核,当据《毙亮记》修订本稍加改写,并附录完颜亮招诱王权书及虞允文回书之文。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撰成于开禧元年(1205年)^⑨,此书于十一月八日丙子、九日丁丑正文记采石之战,主要整理糅合杨万里《虞允文神道碑》、员兴宗《始末》和赵甦之《遗史》而成,末尾又引述虞允文奏捷第一札以及完颜亮招诱王权书、虞允文回书的原文^⑩。且其下又有小注考异谓“采石却敌事,诸书所载参差不齐,今并附载于后”^{[4]3789-3790},依次引录蹇驹《毙亮记》(实当为《张焘行状》)、员兴宗《始末》、佚名《杨王江上录》、杨万里《虞允文神道碑》、李显忠行状、熊克《中兴小历》、王明清《挥麈第三录》、赵甦之《遗史》八种文献记载,其后又有李心传对前人诸说的评论^⑪。他经过仔细考证,充分肯定了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驳斥了王明清所记将士之言及李显忠行状之说,并且反诘赵甦之,指出采石百姓之言中的疑点。不过,尽管如此,在《要录》正文中,李心传仍采纳了《遗史》的某些说法,例如当涂之民在采石登山观战、金人一舟漂流至薛家湾等内容。随后的史籍基本上都因袭了《要录》正文的记载,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李壁《中兴战功录》等^⑫,采石之战的战功叙事遂趋定型。

总而言之,宋金采石之战的故事经由不同人群的叙述传播,形成了多个叙事版本,被人记录下来,又经过史家的整理取舍,融汇为一。顾宏义解释这个演变过程,认为乃因宋人记载的层层加码,使得一场原本作战规模有限的小胜变成了辉映千年的大捷,系“层累地造成”了采

3794—3795页。③刘浦江：《〈三朝北盟会编〉研究》，载氏著《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377页。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三十八“虞允文到采石趣李显忠等交割王权军马”及“虏主亮筑坛祭天乞风取来日渡江”条，第1711—1712页。⑤孔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著述时间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⑥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8—459页；李壁：《中兴战功录》之《虞允文采石矶》，载缪荃孙编：《藕香零拾》，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5—136页。⑦顾宏义：《“层累地造成”的宋金采石之战史发覆》，载氏著《宋事论考》，第292—322页。⑧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参考文献

- [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07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周必大.周必大集校证[M].王瑞来,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 [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 [5]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蹇驹.采石瓜洲晁亮记[M].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穴研斋抄本.
- [7]洪适.盘洲文集:一[M]//四部丛刊初编:第248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165.
- [8]洪适.盘洲文集:二[M]//四部丛刊初编:第249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186.
- [9]杨万里.杨万里集笺校[M].辛更儒,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4603.
- [10]员兴宗.九华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1]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校证[M].顾宏义,苏贤,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1137.
- [12]王明清.挥麈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 [13]周应合.景定建康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马光祖,修.北京:中华书局,1990:2037.
- [14]赵绍祖.读书偶记[M]//续修四库全书:第11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5]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M].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6]王质.雪山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88.

Historical Writing and Merit Narratives of the Caishi Battle Between the Song and Jin Dynasties

Qiu Jingjia

Abstract: The Battle of Caishi, part of the Song-Jin War that broke out in the thirty-first year of the Shaoxing reign of the Southern Song (1161), was originally a skirmish. Yet heavily glorified by contemporary Song writers, it was portrayed as a pivotal battle that safeguarded the dynasty, endowed with profound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ignificance for turning the tide and rescuing the state from collapse. A wealth of detailed records are left, containing numerous exaggerations and embellishments. Beyond textual research on historical facts, an examination of the broader context and evolution of related narratives reveals that the story of the Caishi Battle was retold and circulated by different groups, giving rise to multiple versions that reflect their respective war memories and standpoints. Later, historians collated and verified these accounts and ultimately produced an integrated narrative incorporating varied claims. This process embodies the convergence of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the overlay of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iaozong of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 battle of Caishi; Yu Yunwen; narrative of military victory; historical writing

[责任编辑/晨 潇]